# 珍版书,珍版人

董 桥

早年收集西方藏书票的时期我顺便也收集了一点西方老画片。藏书票和老画片有的是凸版印刷relief printings，有的是木刻印版wood-cuttings，有的是木版画wood-engravings，有的是铜版画drypoints，有的是网线铜版钢版雕刻画mezzotints，有的是蚀刻画etchings，有的是铜版蚀镂画aquatints，有的是石印品lithographs。近代当代藏书票我喜欢的品种都收，老画片我只收十八、十九世纪的作品，偶然也收得一两款十七世纪的老古董，1500年之前的印刷品老画片是摇篮印本，incunabula，又稀又贵。旧书店、旧画店、拍卖行不少都兼做这一路老货，苏富比佳士得拍卖的精品更多，预展我每次都抽空去看，买是买不起的。

那年秋季，我跟学院里一位师兄去看苏富比快拍卖的一批书籍，他跟那位苏富比专家O.F. Snelling是世交，父亲又是藏书家，那是我跟史涅灵的一面之缘。“劳驾替我弄一幅董其昌山水行吗？”他握着我的手开玩笑说他只认识这位中国艺术家。史涅灵匆匆带我们去翻阅十九世纪小说家Dorothy Richardson的十二册《Pilgrimage》初版，说朵萝西用意识流技法写作比乔埃斯、吴尔芙早好多年：“你父亲想要这套书，”他告诉师兄说，“我会替他碰碰运气！”师兄和我都收藏书票收小画片，史涅灵听了拉开长抽屉翻出一堆老珍品要我们慢慢看。打发完几个客人，他捧着一部十八、十九世纪画家Thomas Rowlandson画插图的《The Second Tour of Dr Syntax》给我们长见识。我向来喜欢罗兰森的淡彩漫画，画书斋书痴的尤其好玩，史涅灵转身上楼拿了小小一张罗兰森的彩印《Dr Syntax》送给我。“书堆里压了好几年的散页，很有名的插图！”他说。“将来有了闲钱再买他的真迹。”一九八二年圣诞节，师兄寄了一本史涅灵的新书给我，书名叫《Rare Books and Rarer People》：“他退休了，”信上说，“下回我们再去看他！”

Thomas Rowlandson画《Dr Syntax》

书中好几篇书海忆往随笔我老早在古籍月刊《Antiquarian Book Monthly Review》读过了，写得闲淡写得轻巧写得兴味盎然。史涅灵到底不是什么版本学家古籍权威，他是江湖上闹市里跟人跟书结了几十年交情的读书人，满肚子学问干咳两声都咳出来了，不必修饰，不尚卖弄。他一九三〇年代画漫画，画广告，画插图，二次大战当民防队员，当陆军，战后在伦敦传媒界谋生，写书评写影评写体育特稿，一九四九年进著名古籍拍卖行Hodgson´s Room当职员学本领，一做做了三十二年，一九八一年退休。《Rare Books and Rarer People》里许多人物我仿佛都在英京旧书店里邂逅过：人字形门牙的《Potty》；英挺的《the Grey Man》；卖《艾丽思》初版的独行侠“Donovan”；专找写印度的书的《Mr Poonawallah》；爱上书里烟囱的《The Little Doctor》，不惜买下七十册伏尔泰全集为的是书中有一段写烟囱；《My Three Spies》里苏联间谍冒充旧书商的Peter Kroger和他老婆Helen以及特务头目Gordon Lonsdall。

我师兄说史涅灵六十年代着手写书。一九六四年他硬是赶在名作家Kingsley Amis前头写出第一本分析OO七小说的专书《Double 0 Seven》，一夜走红，英美两地版本热卖一百多万册，一下子富了起来。师兄说《泰晤士报》书评骂他写得浮泛“superficial”他一点不介意：“他只图个抢先。你看他那一身西装，料子多矜贵，剪裁多讲究！”师兄借过那本书给我看，跟一九六五年艾米思那本《The James Bond Dossier》一比真是差了一大截。一九七二年他写的那本拳击闲书《A Bedside Book of Boxing》听说更是消闲读物了：“这本《Rare Books and Rarer People》才是他当行出色之作！”师兄说。

写书虫书事写得扎实精彩不容易。名家John Carter只写藏书入门指南；Percy Muis的《Minding my Own Business》逃不出书业历史的框架；David Low的《with all faults》书名套的是拍卖行术语“不得退货”“sold not subject to return”，还算写得有点趣味；A.W.S. Rosenbach的文笔我一向喜欢，他的《Books and Bidders》比Hans P. Kraus的《A Rare Book Saga》好看多了；Helene Hanff那本《查灵歌斯路84号》倒是异数，几封买书卖书的信札凑出了一本书缘绝品，再让Anne Bancroft和Anthony Hopkins拍成电影，那是神品了！

老书商老书痴聊天我在英国旧书店泡了那么些年听得太多了，只恨写成一本好看的书的实在少得可怜：“But what anecdotes and entertaining stories they all could have told us in print!”史涅灵说。终于，他用他早岁画漫画的笔触速写交往过的书淫钩勒经历过的书事，不染颜色而偏偏缤纷，不屑细描而偏偏工整。这本书二十多年来跟我喜欢的一百多本洋书放在一个书架上，哪一种心情来了重读哪一本书，不嫌偏护，不嫌狭隘：人老了享有这份顽固的特权。那张《Dr Syntax》也总是存在画片匣子里，碰见过几张罗兰森的真 我都懒得买了；木版画、铜版画、网铜版雕刻画、蚀刻画、石印画日久天长我也收集了不少，全是老的，旧的，古典的，市价升幅不大，情分越久越深。

# 中国富人的安全与责任

欧阳汗青

中国的富人越来越多了，有人说，这一波股市又不知造就了多少个百万、千万、亿万富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符合经济规律的诉求已大致实现。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追求相对的共同富裕和更理性地对待富人，这也是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从社会调查的数据来看，中国公众对当下富人的评价仍较低，原因两条：一是质疑他们致富的途径和手段，这从“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榜富豪频频落马可见一斑。今年以来，就有李义超、孙树华、谢国胜等先后因涉嫌合同诈骗、贷款诈骗被依法逮捕。之前，各省市上榜富豪栽跟头的也不乏其人，也就是说，这些富豪财富的积累具有原罪；其二是对一些富人致富后的生活方式不满，他们奢侈、浪费、讲排场、好炫耀、宠养子女、暴殄天物、缺文化、无美感，多少败坏了社会风尚。

世象杂谈

但是，这样评价，并不能否认那些靠智慧和勤奋致富的富人的积极意义，他们仍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推动者，正确地看待富人的社会价值并给予公正的评价，消解那些非理性的“仇富”情绪，仍然是舆论需要去积极引导的。

然而，从富人本身而言，求得自身的安全和社会良好声誉，首要的一条就是自尊守法。在中国法制环境还不完善，权钱交易还有机可乘，资本市场仍可“忽悠”的今天，一个富人能否做到不投机钻营、不贿赂官员、不进行黑幕交易，既与个人的文化修养、慎独品质相关，也离不开很强的法制观念和对法的敬畏。从某种角度说，富人的安全性要比普通人差，因为他们常常会动用自己富有的资源去铤而走险，以求获得更大的富有，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富人畏惧上富豪榜的原因。

至于说到富人的责任，其实与其他人的责任也不应该有什么两样。因为富人有钱，就要他们多捐助，搞慈善，这是对社会责任的狭隘理解。现实生活中，一些富人一边捐助，一边诈骗；一边做慈善，一边搞贿赂，是典型的“两面人”，特别要引起警惕。一个富人，如果是企业家，他的社会责任首先应该是保证产品质量的无瑕，保护环境不遭损伤，善待员工和消费者，这三条做不到，奢谈什么社会责任，便有哗众取宠之感，做到这三条，再有社会公益、文化资助、慈爱善举，像比尔·盖茨、李嘉诚、邵逸夫那样，那就是人中豪杰，富中精英了，公众只会仰慕，而不会忌恨的。

往深里说，富人关怀社会、崇尚公益、接济弱势群体有利于缓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这对富人又是最大的安全。富人的责任与安全其实很难分开，就像守法与安全互为依存道理是一样的。

当然，政治清明，法治完善，机会均等，公众理性，让所有人都具备致富的可能，让诚实致富的财产永久得到法律保护，这是更为重要的，因不是本文议题，这里就不赘述了。

# 第一次登台

黄宗英

夜光杯

我在幕侧看了几天戏，有时在乐台看，熟悉了李德伦、郭元同、郑金銮、陆洪恩、黄贻钧等。

一天佐临对我说：“严俊和梅村双十节结婚，请一个礼拜假，你代梅村上台演‘小的’。”这天中午他留下演马科长的严俊、演况西堂的宗江，让我手里拿着剧本，顺了顺戏，问：“记住了吗？”答：“记住了。”“别担心，放开了演，就当学校里开同乐会。”

百衲衣

在学校，什么比赛项目，除算术和踢毽子外我都代表班组参加了，我不怵台，演戏是我的强项。我代表学校参加全市中学生演讲比赛，我带着锈铁锅、脱底的开水壶、锈菜刀、锈钉子，端上了台，演讲题目是“废铁救国”。鼓动大家收集废铁，交给学校，集中捐献，让废铁重新铸成子弹，打击敌人。演讲的学生都不弱，只有一位学生讲得很激昂慷慨，突然空白了，同学提词他也听不进，半路下台了。最后评比，我得了第二名，发了一只大长镜框，上边毛笔写着“舌璨群英”。我雇了辆黄包车拉着胜利品回家了。第二天，我把它带到学校，被挂在我们班级的墙上。

我想到半路下台的同学，突然烦躁起来，翻来覆去睡不着。大哥说：“你紧张什么？你是见过世面的，在爸爸的青岛电话局，你也上过台。”“那算什么台。”

在我父亲工作的青岛电话局庆祝几周年的同乐会上，演出《秋瑾》，可谓隆重。我饰演秋瑾的小姑子王淑华。我跳着绳出台，然后依在秋瑾身边（彼时我7岁），秋瑾按我一下，我说一句话，再按我，我再说一句话。按了六次，我说完六句话，又跳着绳下台了。这是我演剧的处女作。

第二天，我在幕侧候戏，我被画了一脸皱纹，像猫似的。舞台监督孙浩然站在我身边，剧务递给我一只点着了的香烟，我夹在右指间，我忽然全身发起抖来，只因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上场，顺戏时总是我已在台上。说时迟那时快，忽的背后被人一拍，把我拍的踉跄上场。我一出场，糟糕！脚灯太亮了，台上谁站在哪儿我看不见，我只见观众席像个大黑洞，我见哑场就嚷嚷起来，马科长就吆喝我，我就冲着声音的方向喝他。几个回合下来，我敏感台上有些乱，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自己的台词全倒出来，有人推我下台，我还非不下台，被人死劲拉下了台。

第二场，我的戏更矫情了，小的抽上了大烟，更为邋遢。我就是找马登科要钱来的。他不给，还打我。我就坐在地上嚎，又被人七手八脚轰了出去。

两场戏演下来，我到化妆室，同事见我就笑：“小妹好大胆子！”“小妹嗓门真高！”我愣愣的，什么也听不进。饭店送饭来了，大哥叫我吃饭：“还嘀咕什么，已经应付下来了，亏得台上都是老巨（鬼）。”蛋炒饭都凉了，我还愣着。佐临来了，说了一句“明天你还上”。及格了吗？我把冷饭扒拉进去，也还觉得饿，打了两场仗啊，胳膊都被别人扭青了。

# 香烟缭绕

## ——长兴岛风情录

吴建国

他是在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声里起床的。

早晨，天空是透明的，像柳絮一样飘落的是雨，雨声很轻，只是一袋烟的工夫，太阳就从云缝里露出来了。“嘎——嘎、嘎。”鸭子的叫声从宅边的小河里传来后，这群芦花母鸡开始下蛋了，“咕咕哒——咕咕哒——。”

这是早晨，和平常一样的早晨，不同的是，这些天的空气中，飘浮着油菜花开的香味。28年前油菜开花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到今天，已是第28个忌日。他已经77岁了，每年，要为他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分别做一次祭奠，不用别人提示和翻看月份牌，这四个日子，早已印在了他的心里，而先人们，有时也会托梦于他。

——已时到了，他把供桌放在堂屋中间的前梁下，看桌子凳子都放平稳了，便开始摆放碗筷，除了他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还有他的太爷爷太奶奶和岳父岳母。他的老伴和儿媳已经把烧好的供菜端来了：一条翘头翘尾的白鲫鱼，红烧肉，红烧蛋饺，全鸡一只，全鸭一只，油盐豆腐和新鲜的时蔬八样，糕点若干。

酒是醇香的崇明米酒。

他点亮了红蜡烛，又在蜡烛的火苗上点燃了一把檀香。祭奠的仪式就这样开始了。酒香檀香弥漫在静默的时辰里。猫伏在门槛上，黄狗在院门口昂着头看在远处，甚至飞鸟也落到宅后的竹林里去了。他给先人们第二次斟酒后，靠着门框坐下来，香烟缭绕在他的眼前，他看到了父亲，满脸汗水的父亲像是在稻地里，还有他的母亲也在一旁劳作；他看到了推着独轮车逃难的爷爷，独轮木架车上是祖传的金银器皿，好几年，东洋兵也没有追上这辆独轮车，后来，这些金银器皿和他们辛勤劳作的积攒，变成了长兴岛几处雕梁画栋瓦房。第三次斟过酒后，他的心里也有了酒醉的轻松和舒坦。太爷爷去世的时候，他只有4岁，那天爷爷抱紧他，把他的手放在了太爷爷的手里，他只是感到太爷爷的手冰冷冰冷的，扁扁的嘴里反复说：香火有了，香火有了。那句话，他是几十年以后才明白的。

听到黄狗的叫声，门槛上的猫蹿了出去，不一会儿，院门口传来轿车摩托车电动车的声音，儿子孙子女儿女婿都回来了，他把备好的稻草垫子放在供桌前，率领儿孙依次给先人们磕头，重孙子潮潮已经满月了，他被抱着来给祖宗们磕头，小手上的金铃铛响得好听。最后，有锡箔纸钱化给先人们，淡淡的青烟在堂屋里缭绕着，又慢慢地从门里飘出来，顺着屋檐依附在瓦片上，攀缘在树木的枝桠间，偌大的宅院，沉浸在芳香的青烟里。

午时到了，祭奠的仪式结束后，照例请新老亲戚几位邻居和家人吃一顿饭，席间，他总要谈到先人们，一条河，一条岸，一只圩的筑成，都有他们的汗水和功绩，还有那些先人们为人处世的点点滴滴，都被儿孙听在耳里记在心里……

# 勇于突破自我的歌唱家

张华颖

再次见到廖昌永，是在今年9月的一个凉爽的下午。这位享有“全球华人第一男中音”之美誉的歌唱家告诉我，他将于今年11月2日第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举办个人演唱会。廖昌永开演唱会本不是什么新闻，但这次，我却格外期待。

美声一直被认为是曲高和寡的一个歌唱领域，很多观众，包括音乐界不少同行也都这么认为。的确，有多少人能愉悦地享受一场美声音乐会？又有多少人能热衷于欣赏一张美声唱法的CD？然而，作为唱美声的歌唱家，廖昌永说到这些情况时，显得有些不以为然：“那要看怎样唱，唱怎样的歌。”淡淡然一句话，道出了他多年来孜孜以求，想方设法为人民大众唱好歌的心声。

美声还能唱出别样的味道？在廖昌永的新专辑《山丹丹花开》中，真的让所有人信服：廖昌永做到了。在录音现场，我亲眼目睹廖昌永用美声反反复复练习“揉捏”民歌的尝试。那些远不属于美声领域的歌曲，让他以娴熟的技巧进行细微的处理，竟变得那么动听，真令人叹服不已。为了将那首《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地道的新疆味表现出来，他一唱就几小时。可以想象，让一位美声歌唱家用民族或流行的特色演绎歌曲是多大的挑战！

廖昌永始终那么执着而谦虚，“突破自我地歌唱，用心为大家唱歌”是廖昌永此番在艺术节开独唱音乐会所追求的目标。演唱会将反映出廖昌永近几年来的艺术成就和整体演唱水平，不仅包括意大利歌剧选段、艺术歌曲，还将有浓郁异域风情的外国歌曲、中国民歌等。

音乐爱好者们确实厚爱廖昌永。我不由想起他的新专辑《山丹丹花开》在上海书城签名售碟的一幕。作为工作人员，我也着实没有想到当天的情景会如此“火爆”。不仅有四五十岁的阿姨们，也有年近七旬的大妈大伯，更有时尚年轻的弟弟妹妹……“后援歌迷”毫不逊色于那些流行歌星的粉丝，时不时地喊着口号：“廖昌永，我们热爱你！”

十日谈

明请读一篇《经典的布艺术节风采录 达佩斯》。